瀘沽湖的歌聲

文學溪林

斯雄

2024年4月，我的老領導、散文大家梁衡先生到昆明，我組織一眾「粉絲」晚上一起小聚。席間閒聊到麗江，說起瀘沽湖，梁衡先生說，有一首《瀘沽湖情歌》，特別好聽。

我自告奮勇地說會唱，並即興清唱起來：

「不管你從哪裏來，來了就是朋友，就是朋友，瑪達咪！上火鋪給你留着座位呀，謝納咪給你留着小舟。你看那多情的格姆女神，也向你伸出了熱情的手，瑪達咪……」

滿座鼓掌、叫好，可唱完我發現唱錯了，這首是瀘沽湖的《迎賓歌》。其他人不好說，梁衡先生應該知道我唱錯了，可並沒有戳穿我，也跟着笑盈盈地鼓掌。

《瀘沽湖情歌》是一首男女生對唱的歌，開頭是這樣的：

「（男聲）小阿妹，小阿妹，隔山隔水來相會來相會。素不相識初見面，只怕白鶴笑豬黑。阿妹，阿妹，瑪達米，瑪達米，瑪達米。

（女聲）小阿哥，小阿哥，有緣千里來相會來相會。河水湖水都是水，冷水燒茶慢慢熱。阿哥，阿哥，瑪達米，瑪達米，瑪達米……」

光是這一問一答的歌詞，詼諧、戲謔、俏皮，尤其是那句「只怕白鶴笑豬黑」，足以讓人忍俊不禁。

眾人皆驚詫於我怎麼會唱這些歌。其實我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去過瀘沽湖，是從四川西昌出發，去到瀘沽湖東岸的鹽源縣。

瀘沽湖處於四川省涼山州鹽源縣與雲南省麗江市寧蒗縣交界處。瀘沽湖，古名勒得海、魯枯湖，摩梭語「瀘」為山溝，「沽」為裏，意即山溝裏的湖。

瀘沽湖當年已經有些名氣了，主要是因為那裏是「女兒國」，有摩梭人，在外界有着種種神秘。摩梭人是仍保留着母系家庭和「走婚」習俗，所謂「地以山為高，人以母為大」，母系家庭中母親主宰一切，女性在家庭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實行「男不娶，女不嫁」的「走婚」。

當晚抵達當地人俗稱的左所，即現在的瀘沽湖鎮，我們投宿到湖邊的一戶摩梭人家。

摩梭人的房屋多為方木垛成的井干式木楞房，一般為三坊一照壁或四合院。火塘所在的為正房，是全家的中心，旁有老人及未成年孩子住的地方，也是摩梭人的「安全屋」；另有廂房、花樓，還有門樓，也稱草樓。門樓樓上放草，樓下大門兩邊是畜廄。

圍着火塘吃完晚飯，我們在二樓住下，一夜無話。只是一樓飄來的馬糞味以及幾乎一夜未停的馬鈴聲，弄得我整夜未眠。

第二天早上起來，同行的幾位都抱怨晚上沒有休息好，於是決定還是搬到鎮上的招待所住。

上午去遊瀘沽湖，兩位盛裝的摩梭少女過來迎接我們，讓人眼前一亮：身材挺拔健壯，臉膛帶着高原紅；頭飾用黑、紫、藍等彩色絲線與頭髮編在一起，盤在頭頂，點綴着珊瑚、瑪瑙；上裝着紅色的金邊衣，半高領、右衽側開襟，領口和袖口鑲金銀邊，配銀紐扣；下裝為素白色百褶裙，裙襬寬大，裙長至腳踝。湖光山色之下，紅白對比強烈，色彩艷麗，透着熱情、健康與乾淨。

水，確實帶着天然的靈氣。坐上豬槽船，蕩漾到湖心，人心也蕩漾。摩梭少女開始一首接一首地唱歌，聲音高亢，像湖水一樣清澈。其中一首《敬酒歌》很能調動人的情緒，立馬產生代入感：「摩梭人家有好酒，蘇里瑪酒美名流，瀘沽湖迎來了尊貴的客人，瑪達咪。哎！阿哥舉杯來敬酒，喝不醉來不要走；只要喝了摩梭人的酒，走到天涯是朋友，是朋友……」

瀘沽湖中散布5個全島、3個半島、14個湖灣，湖周群山環抱。最高的山峰是格姆女神山，在摩梭神話傳說中，是格姆女神的化身。

傍晚，在湖灘上點起篝火，眾人手拉手圍成圓圈，跳起甲搓舞。其中一首笛子伴奏的曲子，節奏歡快明亮，過門剛起，就吸引了我。很多年後我才知道，曲子名叫《格桑拉》，在藏族地區很流行。



●由數名摩梭人組成的瀘沽湖馬幫隊隊員們在牛窩子山山頂觀景台合影，背後是瀘沽湖美景。 新華社

感人的歌聲，會勾人魂魄。那次在瀘沽湖一共待了4天，我居然學會了4首當地的歌，除《瀘沽湖情歌》《迎賓歌》外，另外兩首分別是《花樓戀歌》《敬酒歌》，至今還會哼唱。

瀘沽湖在四川的湖岸線比在雲南的長，約佔三分之二。鹽源當地人告訴我們，湖西邊的寧蒗縣做旅遊開發比他們早很多，那邊也熱鬧得多。晚上，我們能看到對岸寧蒗成片的燈火，確實與鹽源這邊反差很大。

兩岸的自然風光和民族風情，大體差不多。瀘沽湖1986年被雲南省政府確定為省級自然保護區，1988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確定為第二批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四川省將瀘沽湖旅遊景區列為省級風景名勝區，是在1993年。

2024年夏天，我終於到了寧蒗縣。瀘沽湖湖水還是那樣湛藍、清澈，於是再次坐豬槽船，去里務比島逛寺廟，遠眺王妃島；晚上圍着篝火唱歌，跳甲搓舞，體驗摩梭風情。

少數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總有過人之處。這次到寧蒗才知道，瀘沽湖邊流傳的甲搓舞，是摩梭人的傳統舞蹈，意思是「美好時辰的舞蹈」，已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每逢節慶，摩梭人以村為單位，圍着篝火，盡情歡跳，常常通宵達旦。

寧蒗縣瀘沽湖旅遊由麗江瀘沽湖管理局作為市級派出機構，加掛「麗江瀘沽湖風景名勝區管理局」牌子，委託寧蒗縣全權管理。湖邊建有摩梭人博物館，介紹母系家庭、走婚習俗和家族故事。談到摩梭人現在的身份，管理局的人介紹說，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民委等部門在第一次民族識別中，將雲南瀘沽湖畔的摩梭人識別為納西族，而四川瀘沽湖畔的摩梭人則為蒙古族。

「過去摩梭人、女兒國、走婚等可以成為文旅的噱頭，後來慢慢淡化了。你們現在主要靠什麼吸引遊客？」我問管理局的負責人。

「主要還是以體驗式、沉浸式的業態為主，靠獨特的風景風情與歌舞。尤其是歌曲，在社會上廣為傳唱的瀘沽湖歌曲，得有10多首。」

歌聲留下的記憶，會有畫面感，更能拴住人心。摩梭人的音樂，都比較熱烈歡快，高亢豪放。川滇兩邊傳唱度比較高的瀘沽湖歌曲，現在首推《瀘沽湖情歌》和《花樓戀歌》，詞曲基本相通，熱情與美妙完全相同。

《瀘沽湖情歌》後來弄出3個版本，詞曲都不一樣。我還是更喜歡最早的民歌版本，直白真誠且上口，原始樸實不炫技。其最後兩段，同樣是精準而貼切的擬人化手法，不由得不讓你怦然心動：

「（男聲）情妹妹，情妹妹，滿山金菊你最美你最美。你是明月當空照，我是星星緊相隨。阿妹，阿妹，瑪達米，瑪達米，瑪達米。

（女聲）情哥哥，情哥哥，人心更比金子貴金子貴。只要情意深如海，花兒就會成雙對。阿哥，阿哥，瑪達米，瑪達米，瑪達米……」

歌聲一響，腳板發癢。僅僅是瀘沽湖的歌聲，聽了真的會醉，不怕留不住你，也不管是否成雙對。

寒侵舊院（外二首）

時代詩行

林釗勤

涼意慢慢漫進舊院子
石階、瓦罐、老藤架
一一承接淺寒
舊物安然不動

它們見過歲歲秋冬
熟悉涼意到訪節奏
不躲避，不抗拒
靜靜承接時序

老屋藏着歲月沉澱
比人心更懂得從容

寒暑年年往復
舊物始終守住本心

落日冬原

夕陽早早垂向原野
空曠大地托住餘暉
天色淡成淺橘
籠罩寂靜荒原

草木稀疏，視野遼闊
落日不必穿過濃蔭

坦蕩地鋪灑餘光
告別短暫白晝

白晝縮短，黑夜漸長
是天地恒定法則
落日不悲傷退場
只是完成當日饋贈

一捧冬暖

我收集零碎暖意
一縷陽光，一杯熱茶

一句溫和叮囑
小心捧在掌心

暖意都很微小
單獨看都微不足道
聚攏在一起
足以抵擋淺寒

不必奢求盛大溫暖
人間珍貴多是細碎
學會撿拾微光
心中自有暖意長留

一棵大蔥的站姿

指間歲月

高低

父親種蔥，是不讓人插手的。他蹲在畦埂上，把蔥秧一棵一棵地按進溝裏，指頭摳着濕土，按實了根，再覆上一層細土。那姿勢，像在給土地釘扣子。蔥秧立起來，細弱得很，風一過就晃，葉子蔫耷着。父親說，別小看它，蔥的根扎得深，你拔的時候就知道。

我拔過。攥住蔥白往上提，使了狠勁，土面裂開細紋，蔥身紋絲不動，最後「噗」地一聲脫出來，根鬚上墜着一坨濕泥，沉甸甸的。父親在一旁看着，說，蔥不欺土，土也不欺蔥。這話我多年後才咂摸出味來。

父親種的是本地的笨蔥，不如章丘大蔥那般高壯。章丘的蔥能長到兩人高，「大梧桐」「氣煞風」，名字就帶着一股蠻橫的傲氣。父親不稀罕那些。他種的蔥，蔥白短而粗，剝開一層乾皮，裏頭水靈靈的，指甲一掐就破，汁水冒出來，辣味裏裹着一絲甜。冬天燉白菜，切幾段扔進去，湯色立刻清亮起來，那股竄鼻的辛香被熱氣一逼，變得溫順了，貼着鍋邊往人鼻子裏鑽。

可生吃是另一回事。有一年臘月，母親蒸了饅頭，剛出鍋的，暄騰得燙手。父親從地裏拔了兩棵蔥，在井台邊剝淨了，蔥白遞給我，自己留一根。他就着饅頭咬蔥，卡嚓一聲，脆響。我學他的樣，一口饅頭一口蔥，辣氣從舌尖衝到腦門，眼淚汪汪的，可嚼着嚼着，甜味泛上來，混着麥香，竟停不下嘴。母親在灶台前撇嘴，說爺倆跟兔子似的。父親嘿嘿笑，腮幫子鼓着，含含糊糊地說，你不懂。他吃東西向來話少，那三個字算是極高的評價了。



●父親種蔥不讓人插手。 AI繪圖

多年後讀梁實秋，寫他那位甘肅同學張心一，嗜蔥如命，一盤大蔥幾張家常餅，捲起來頃刻而罄，吃得滿頭大汗，說是數年來第一次如意的飽餐。我讀到這裏笑了，想起那個臘月，父親若在，定要點頭。

父親走了好些年。老屋的蔥畦荒過兩季，母親試着種過一回，蔥秧細得像線，拔起來根鬚淺淺地浮在土皮上。她蹲在畦邊看了半天，說，你爸種蔥，土要翻一尺深，糞要漚三遍，我弄不來。後來那畦地就改種了白菜。可每年冬天燉菜，母親還是念叨，你爸在的時候，蔥不用買。

我在城裏買菜，蔥是捆好的，細細一把，裹着保鮮膜。蔥白短得可憐，掐一下，軟塌塌的，沒有那股衝勁。有一回在麵館吃蔥油拌麵，蔥段炸得焦黑，香氣是有的，可吃到嘴裏只剩油味。我忽然想起父親蹲在畦埂上的背影，想起他指頭縫裏嵌着的黑泥。

去年清明回去上墳，路過老屋後頭那塊地，白菜收過了，壟溝裏不知誰丟了幾棵蔥秧，歪在乾土上，葉子捲着邊，竟還活着。我蹲下去，把根按進鬆土裏，指頭摳了摳，按實，又覆上一層細土。做完了才想起，父親當年就是這麼按的。指頭縫裏全是泥，忽然記起李時珍寫蔥，「外直中空，有囪通之象也」，古人還管它叫「和事」：不爭味，卻把別的味兒往一處攏。早年只當是書上的話。風過來，蔥秧晃了幾晃，慢慢立住了。

我站起身，手上全是泥。四下裏靜得很，沒有人喊我別按太死，也沒有人嘿嘿笑着說「你不懂」。那幾棵蔥站在那兒，外頭尋常，裏頭通着氣。

一碗麵茶

筆尖故事

崔婭娜

北方的冬天，是從一碗麵茶開始的。

或許，這話說得有些絕對，但在我記憶裏，兒時冬天的早晨，確實是被麵茶的焦香喚醒的。

那時候，天還沒亮透，窗戶上結着冰花，而母親已經在廚房裏攪動那一鍋燒開的水了，咕嘟咕嘟……

她左手抓一把麵茶，右手拿着筷子，一邊撒一邊攪，動作不緊不慢。

麵一下鍋，那股炒穀物特有的焦香便立刻躥了出來——

先是玉米的甜，再是小米的醇，最後是黃豆那股子厚實的、近乎霸道的豆香，三層疊在一起，像一支小小的樂隊在清晨奏了個前奏。

麵茶不是茶，也不是眾人眼中麵食，外地人聽這名字，總以為是把茶葉磨成粉和麵做成的吃食。

其實不然。它是把玉米、小米、黃豆分別炒熟，再混在一起磨成細粉，講究的人家還要加一點芝麻，炒的時候火候要拿捏得準——欠一把火，焦香出不來；過一把火，整鍋就苦了。

記憶中，奶奶炒麵茶的時候，常常念叨：「這活兒得靠眼色。」

那時，她站在鍋邊，手不停翻動着鏟子，眼睛盯着鍋裏的穀物從金黃變成深金，再從深金變成微微發褐，然後一聲「得了」，利落地把鍋端下來。

那個瞬間，滿屋子的香氣，把人裹得嚴嚴實實。緊接着，奶奶會將磨成粉的麵茶裝在一個藍布口袋裏，紮緊口，擱在櫥櫃最下層。

接下來的日子裏，每天早上我都會挖兩勺放入黃色的大瓷碗中，先用涼水調成糊，再沖入滾水，一邊沖一邊攪，直到攪到稠稀適中，最後再加一小撮白糖攪拌均勻，甜香軟糯，這是我最愛的味道。

後來，有一年冬天，我感冒，鼻子不通氣，啥也聞不着，於是奶奶給我沖了一碗鹹麵茶，滴了兩滴香油，說「喝吧，通竅」。

我半信半疑地喝了一口，熱糊糊順着嗓子滑下去，胃裏像揣了個小暖爐，然後鼻子竟然真的鬆快了些。

從那以後，我好像喝懂了一些麵茶。

在冬日的早晨，喝一碗熱乎乎的麵茶，配上一碟鹹菜，或者掰半塊饅頭泡進去，咕嚕咕嚕喝完，背上書包出門，風再大也不覺得虛。

我們管這種感覺叫「扎實」——胃裏扎實，心裏就踏實。

後來我去外地上學，冬天早上在食堂轉一圈，包子豆漿油條煎餅都有，熱熱鬧鬧的，可沒有一樣能把我從被窩裏拽起來。

有一回實在饞得慌，讓母親寄了一袋麵茶過來，宿舍裏沒有鍋，於是我就用開水壺燒了水，用馬克杯沖。

水倒進去，麵糊結成了疙瘩，攪半天攪不勻，喝一口，外面熟了裏面還是生的。

室友探頭看了一眼，問「你這喝的是啥」，我說「麵茶」，她說「麵茶是啥」，我說了半天，最後說「就是……冬天早上家裏做的那種糊糊」。她似懂非懂地點點頭。

我記得，那杯麵茶，最後我還是喝完了，就那樣摻着生麵疙瘩喝完的，但那股焦香鑽進鼻子時，我忽然就想起母親站在灶台前的身影，想起奶奶炒麵茶時的一舉一動，想起窗戶上的冰花和書包帶子勒在肩膀上的重量。

原來兒時回憶，就在一碗稠稠的，暖暖的、香香的麵茶裏。

如今，我自己也學着沖麵茶了，不過不是自己炒的，是去超市買現成的粉，包裝精緻，沖出來順滑無疙瘩，可總覺得缺了點什麼。

後來想明白了，缺的是那口炒糊了的微苦——家裏炒麵茶，鍋底總會留一小撮火候過了的，母親捨不得扔，摻進去一起磨了，於是每一袋麵茶裏都藏着一點不確定的焦苦。

那點苦讓甜更甜，讓香更立體，也讓一碗普普通通的雜糧糊糊有了脾氣，有了記憶的紋理。

前些天降溫，我早上沖了一碗麵茶，端到窗邊喝，窗外是城市的車流聲，沒有灶台，沒有鐵鍋，沒有藍布口袋。

但那股焦香升起來的時候，我還是恍惚了一下，好像聽見奶奶在廚房裏喊：「起來吧，麵茶沖好了，再不吃就涼了。」

我應了一聲，然後低頭把那碗麵茶喝完了，碗底剩了一點糊糊，我用勺子刮乾淨，送進嘴裏。

此時，窗外風大，屋裏暖，胃裏踏實，冬天嘛，有這麼一碗就夠了。



●冬天喝一碗麵茶，胃裏扎實，心裏也踏實。 AI繪圖